

戴胜德 著

学林出版社

陋屋·邪屋

LOU WU
XIE WU

陋 屋 · 邪 屋

戴胜德 著

学 林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朱志勇

封面设计：王国梁

陋屋·邪屋

戴胜德 著

学林出版社出版

上海文庙路 120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5 插页 1 字数 157,000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2,000册

ISBN 7-80510-540-5/I·185

定价 2.95 元

序

丘 峰

广东青年作家戴胜德同志的第三本小说集即将付梓了，这是值得庆贺的事。胜德同志嘱我为之作序，作为文友，作为知友，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我对胜德同志的勤奋好学精神是很敬佩的。胜德同志少年时代在上海度过，后随父母南迁，几年后成为广州著名的文冲船厂的钳工。做工，他肯化力气；对文学创作，他也一样。1973年开始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，他先后向《广东文艺》、《广州日报》等报刊投稿，命运之神赐福予他，他不断取得成绩，发表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。这几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中、短篇小说集《水兵与空姐》、长篇小说《浮城探影》，还即将出版散文集《铁石梅花》等。他的创作实绩令人羡慕。

胜德同志的作品大都写广州的人情世态，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。他笔下的工人、电大学生、个体户、酒吧侍女、待业青年以及其他一些市井人物，都各具个性，真实自然。这些人物就像生活在你的身边，你熟悉他们的生活和脾性，甚至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或想说什么。对于平日里沉默寡言、生性耿直的胜德同志有如此丰富的观察力和想象力，能写出这些活脱脱的人物来，我是很吃惊的，也是很佩服的。胜德同志还注意把这些人物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来展示。祖国的南大门广

州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，犹如万花筒，折射出五光十色的世界。作者充分注意在这时代浪涛冲击下的各种人物的命运、生活和心态，因而使作品有较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为丰富的内涵。

值得注意的是胜德同志忘不了他在船厂的那年月，忘不了他身边的老师傅，和师兄师弟们。他不少作品是取材于船厂的。他写工人生活的艰辛，写他们默默地奉献，写他们的苦乐。在作品里，我们仿佛听到船厂的机声、锤声和工人粗犷的笑骂声。作者在写他们的辛勤劳作、生活的艰苦的同时，还极注意写出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，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。

在艺术上，我以为胜德同志的作品也是值得注意的。生活在多姿多彩的南国，胜德同志却不喜欢用浓墨重彩去描绘；他喜欢平淡自然的白描手法，所写的人物故事，他没有用大起大落的情节来展示，而是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几件事，轻松地加以铺排，使作品产生一种淡而有味、令人难于忘怀的艺术效果。此外，胜德同志在语言上颇受陈国凯作品的影响，幽默而辛辣，俏皮而不失严肃，颇具特色。

我祝愿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1990年6月21日晨于沪上

目 录

序.....	丘 峰
陋屋.....	1
邪屋.....	17
孤岛海魂.....	66
怒海.....	88
“紫罗兰”号.....	160
绝招.....	169
糖莲藕.....	189
兰之韵.....	205
马涌桥.....	217
后记.....	戴胜德

陋 屋

船厂依山傍水，大江浩浩。轮船、码头、门吊、厂房……都在江边，蔚为壮观。厂后是一座不高的山，山顶还不及最高的船体车间高。

牛山虽不高，却是工人们好去处，山上杂树生花。可以看到大江东去、长河落日的景象。再说船厂离广州城太远了。工人们不上山也真没地方好去。所以工人们都想往城里调。船厂的工人个个都有好手艺，铆、钳、车、焊、电……哪个工厂都离不开这些工种。尽管这些工人回城里挤“白鸽笼”住，也觉得比在牛山好。

厂领导是抓生产的。职工住什么地方，他们觉得没多大重要。于是复员军人、大学毕业生、中学毕业当学徒的，都挤在牛山宿舍里。这些在广州城没家的人，都被称为“山怪”。

阿祥一家都是“山怪”。他十二岁便当学徒。那时船厂还在广州海珠桥下，是一家小小的机器铺，只一台皮带车床。一个老板雇几个后生开档。后来解放了，公私合营，机器铺发展成船厂，便搬到这里来了。那时，阿祥还年轻，光棍来，光棍去。师傅对他说：“阿祥呀，你大个仔了，该置家啦。别怕，胆大、心细、脸皮厚……”

胆大心细脸皮厚，说得轻巧。阿祥可是心惊胆颤地和雄仔妈谈对象的。他买了两张大戏票《柳毅传书》，请雄仔妈看

戏。两人都被戏中人的爱情感动得唏唏嘘嘘，于是也山盟海誓订了终身，成了雄仔爸和雄仔妈。

雄仔妈是送料工。两个人站在一起，活脱是刮了胡子的李逵和程咬金合作一对呢。夫妻俩都那么腰圆膀粗，工人们快乐得拍手大笑。好在他们俩也是大快活，整天哈哈大笑，不然如何长肉？

厂里为了让工人们安下心来，在牛山下盖了一排平房，讲好谁和本厂的人结婚优先给房子。阿祥夫妇首开纪录，要了头一间。夫妻俩满意极了，因为那一边可多开一个窗，进的尽是江风，凉快。那时简单，阿祥新事新办。只三块床板两条长凳搭成的一张床、一张方桌、两张日字凳，便把十二平方塞得满满的。厨房是拣了些断砖头和船上拆下来的铁皮在门口搭的，砌上炉灶便可以开伙了。只是拉撒成问题。阿祥倒无所谓，只叫一声：“借光！”叉开腿，掏了出来，“哗哗”朝大树根灌。雄仔妈对这种不文明行为啧有烦言：“怪不得老一股鸭味？”

阿祥很尴尬，反唇相讥：“像你？灌满了一坛子，藏在床下，当宝？”

“你这死佬！”雄仔妈发起雌威势不可当，舞动着芭蕉一般的手掌厮杀过来。阿祥感到大事不好，战也不是，不战也不是。只得提着荷包裤头撒腿便逃。他老婆指着他嚷嚷：“好呀好呀，我还有饭，你就别回来！”阿祥一听觉得问题更严重了。饭倒是小事，最要紧的是饭前那二两烧酒。那瓶子老婆管着，由她定量配给。

“喂喂，他妈，”那时他们还没有孩子，可阿祥便这么叫老婆了，“讲笑归讲笑，没听说，身体是革命本钱，嘻……”阿祥尽量装得很温和，再加上一点革命道理，想以此感动老婆。可没

料到老婆竟无动于衷。阿祥怕事情会更糟，于是耷拉着脑袋，乖乖地在老婆鼻子底下朝屋里走去。“嗤——”她笑着竟提起他的耳朵走。

“呵呵。”大家都看到了，乐不可支。阿祥觉得这太丢人了。可他始终没能把耳朵挣脱出来，只好忍着痛，不叫出声，尽量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气概。有什么办法？房子只这么一点，免不了在众人面前现眼啦！

快快活活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。雄仔生出来了。屋子里扯起了“万国旗”（没办法，外面风大且有雨意），屋子便显得更小了。

雄仔大了，长成个“青头仔”。学会了在大树下痛痛快快地撒尿。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看蚂蚁慌慌张张逃避尿的洪流，还试图用树叶片给蚂蚁作方舟。在十二平方的屋子里哪有这么刺激的玩意？雄仔如此，他兄弟强仔也不甘其后。不过，强仔以后似乎有些桃花运，常有些女同学来找他。雄仔年长后，由父亲一张“自费学徒登记表”打发到车间里学手艺去。那时谋个学手艺的活也不容易。白干活，不拿钱，还得靠父亲多年在厂的面子，求当车间主任的师弟到人事科讨来的。

阿祥满腹牢骚，他后生时当学徒尽管也没工钱，但起码老板还包两顿午饭，还有剃头买牙膏的零用钱。怎么工人当家了，学手艺反倒要贴饭钱白白干？雄仔听了很感无地自容。虽能干活，但不能自食其力。尽管如此，阿祥还是耳提面命告诫儿子好好干，卖尽力气干。

呷了一口酒，往嘴里扔进一颗南乳花生“格崩格崩”地嚼，阿祥这才把烦恼抛于脑后，哼上一句莫名其妙的粤曲，心里也舒坦。这时，连老婆看起来也顺眼多了。于是他涎着脸，露出参差的牙齿冲老婆嘎笑两声，挤挤眼睛，说上两句油腔滑调“咸湿”话。祥婶满脸臊红，跳起来一巴掌掴在他背脊。她是手下留情，不然掴在他脸上肯定五道手指印，搨得趴在地上。可阿祥嘻皮笑脸的，只是让酒呛了一下，吭吭咳了几声。祥婶连忙给他拍背脊。阿祥快活极了，异想天开。想学学电影的样子，搂住了老婆，“啃”了一下。祥婶心花怒放，她还没这么受用过。不过，马上觉得不自在。阿祥的牙齿又脏又长，像车刀在脸上刮了一下，粘糊糊的口水沾在脸上。祥婶连忙一袖揩了，羞人答答嗔了一句：“唔怕衰，唔知羞！”阿祥顿觉索然无味。原来老婆的脸远非想象的那么香喷喷、滑溜溜，牙齿尖还刮了一点又咸又腥的味来。“老了——”阿祥黯然地叹，祥婶也怅然。

雄仔进来不是时候，几乎惊呆了。阿祥连忙撒手，祥婶也挣脱出来。阿祥佯醉：“来来，老太婆再给倒一点。”祥婶只有将错就错，把瓶子倾过去，极力掩饰窘态。雄仔装没看见，伸个懒腰向里躺倒，把布幔一拉。

“这么早睡了？”祥婶心虚：颇不自在。

这床两层，是厂行政科借的。上下两层各有布幔遮挡，两兄弟两个天地，上床是强仔的，此间他又不知上哪去了。

现在阿祥深感住房拥挤之苦了。阿祥再呷一口酒，觉得苦了。于是他推开酒杯，想嚎两声以掩饰尴尬。不过，他想嚎也得嚎个样子来，不然，儿子会瞧不起他的。他暗暗清清嗓子，学着马师曾的“乞儿腔”唱了两句粤曲：“非是老夫脾性硬，

应留正气在人间……”自我感觉还可以，回肠荡气。既把肚子里的怨气发泄一通，又可向儿子表明他这个老子是硬邦邦的汉子，所以才会住这鬼地方。

阿祥酒后放歌，也使祥婢亢奋。她觉得丈夫不错，嚎出来的调子有板有眼，很合工尺谱。她也想痛痛快快地嚎两声，但声调上不去，且没词，只好干咳两声了事。阿祥马上发觉自己在这方面胜过老婆，得意忘形，又放开喉咙，刚嚷道：“你老豆姓呀呀余……”

“吵什么？人家要看书。”雄仔不客气隔着布幔把床板拍得“嘤嘤”作响。

阿祥只有咽住声，无可奈何望望祥婢。儿子看书是正经事，万万打扰不得。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到底是读书好，说话声音也粗，即使是老子也要让三分。

“阿爸，你唱得真好！”强仔回来了，一进门就给父亲戴高帽子。阿祥听了舒服，虽然知道这小子是在拍马屁。心里一高兴，也不追究强仔这么晚才回家了。他拍拍儿子的脑瓜：“你爸唱不好，以后慢慢学，睡吧！”岂料强仔躺下时，说了一句：“爸，这种四旧的东西，以后不许再唱了，不然我们红卫兵可要不客气了！”

阿祥一听，吓了一大跳，刚才的高兴荡然无存，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目瞪口呆，望着儿子，无言以对……

大儿子在上床，小儿子在下床，这屋里更显得狭窄。但阿祥这时却觉得空荡荡的，或许是自己的身子骤然缩小了……

隔壁的老陈被扫地出门了，是强仔领着一帮红卫兵干的。说老陈是军统特务，要遣送他下乡劳动去。老陈是工程师，常辅导雄仔学技术理论。强仔要把架子床搬过去占领老陈的房子，雄仔坚决不肯。强仔火了，拿了钢锯把自己那一层锯下来，搬了过去。

可房子并不因此显得宽敞了，还是占了一张床的位置。只是强仔舒服多了。他一个人占了一间房。对于强仔那种“吞井”行为，阿祥是一只眼开，一只眼闭。说实话，他有点于心不忍，但平白多了一间房的便宜使他狠下心来。

强仔一个人在隔壁房间，常招了一帮红卫兵战友，把水桶、脸盆都敲起来，高歌“语录歌”。尽管吵得要命，雄仔也不敢去叫他们别闹。因为这关系到对伟大领袖热爱不热爱的阶级感情。

阿祥甚至考虑让强仔带个头，领着一家人唱语录歌，跳忠字舞。可强仔不干。他揶揄父亲道：“阿爸，也不想想你那鹅公喉，能唱吗？”这很使阿祥伤心，本以为自己的嗓子还基本可以，岂料最欣赏他唱粤曲的小儿子竟这么评价他。“强仔，军代表说了，唱不唱是态度问题，唱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……”阿祥声怯怯地求儿子，强仔干脆不理他，径自回隔壁去敲他的水桶。

阿祥没办法，只得跟着强仔敲水桶的节拍，颤动着手指头轻轻地跟着打拍子，翕动着嘴巴哼哼。这么一来，可苦了雄仔。他静不下心来看柴油机书了。尽管现在不兴学技术，但

柴油机可不管革命不革命，一样出毛病。屋里吵翻天，雄仔只有爬上屋前那棵大树，坐在树叉上看书。他对这棵树很有感情，他常给它尿尿，使它茁壮成长。光这一点，他坐上树看书就当之无愧。

样婶从来对老头子不表恭维，看儿子被老头子吵得抱着书出了门，便急急追了出来。虽不知道雄仔抱什么书，但总是不书，那书封面上既没有红旗又没有放光芒，她有点担心，怕是毒草书，在家倒还不要紧，到了外面就难说了。可一看，儿子嗖嗖两下爬上了大树，荡着两只脚在看书，这才放心。她很为两个儿子骄傲，一个文、一个武。多亏了解放，不然像阿祥只能一辈子做牛做马，做梦也不敢想当什么官的。所以她既支持雄仔看书，也支持强仔的“革命行动”。至于老头子唱革命歌曲，她也感到甚好。

阿祥不负老婆所望，居然也唱出点名堂来。老工人大合唱，他站在头里，正对话筒，会场上光听见阿祥洪亮的声音：“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，大风浪里炼红心……”他深受儿子的革命影响，可老工人们却都没学过娃娃唱的歌，一听不对板，瞠目结舌，大合唱便只剩阿祥一个人的声音。

阿祥高高兴兴把奖状捧回去。家里的奖状实在太多了，多得没法算。“抓革命、促生产积极分子”、“××年度先进生产者”、“学毛著积极分子”、“三八红旗手”、“阶级斗争尖兵”、“计划生育积极分子”、“五好民兵”……再加这张“大唱革命歌曲积极分子”。奖状都是在牛山下百货店里买的，通一色印着三面红旗，当中红太阳放光芒。

“老婆，快，又一张。”阿祥乐颠颠一进屋便不可一世地嚷。

祥婶可不希罕：“嗨，唱唱歌也给奖状。可惜换不了猪肉。”祥婶当家，家里人都张口要吃，可吃什么都得凭证。猪肉票一个月才一张，一张可买五毛的肉。奖状缩小了也真像猪肉票，而且比猪肉票光荣，只是不能买猪肉。阿祥一听自己的“革命伴侣”竟说些不搭界的话，觉得她水平实在太低了，因此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。革命群众怎能竟然把奖状和猪肉票相比较。

祥婶当然不服气，她发觉老头子也鬼了，也学会讲一套做一套。看来还不笨，形拙内细。她提着那张奖状气呼呼地：“贴哪呀？”天晓得该贴什么地方。屋子太小了，这么些奖状已贴满了一屋子，总不能贴上天花板呀？“贴在你屁股？”祥婶赌气地说。

“严肃点！”阿祥觉得老婆太过份了，不客气地批评。这点原则性，他还是有的。

祥婶很快觉悟了，很惭愧地红红脸，拿着奖状不知所措。

“对了，贴到隔壁去，贴到强仔房间去。”阿祥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

“这……”祥婶有点为难。她向来是很服从丈夫的，可这一次踌躇了。“老陈以后要回来的！”

“回来个屁！你想想，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，他想翻天？哼！”阿祥说得激动，猛一挥手。这手挥得很气派，“沙家浜”里郭建光也不过如此水平而已。这使祥婶信心充足了，真把奖状贴到隔壁去了。

强仔一回来，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大言不惭的奖状。他认为这跟他毫不相干，便撕了下来，揉作一团破布似的扔出了门。正好阿祥在门外，气得他七窍生烟，怒冲冲走进强仔房间：“呸，你这衰仔！”阿祥盛怒之下，高举起巴掌。强仔却临危

不惧。区区一巴掌算得什么，他经受过千拳百脚的磨炼。两派红卫兵武斗比这水平不知要高多少。于是他跨开弓箭步，握拳在胸，拳头里攥着红宝书，一副勇往直前的气概。阿祥一想，这动不得，要是一巴掌把红宝书搥在地上，那就要被砸烂狗头了。于是那巴掌便停在头顶上，始终没有落下。

强仔和父亲参加的组织势不两立。于是，父子俩更不和了。儿子骂老子是“大老保”。阿祥想：保皇帝有什么不好，是忠臣就得保皇帝，造反可是要推出午门斩首的。可阿祥还是被揪了出来，说他是黑先进、黑爪牙。阿祥声名狼籍。强仔上台批斗老子，严正声明要划清界线。

幸亏他是工人阶级出身，没像老陈那样发配到不知哪个山旮旯里去，但批斗总是免不了的。他嗒然若失地回家。

要老婆给儿子去说个情。可强仔原则性很强，还动员妈妈和爸爸划清界线，站稳无产阶级立场。阿祥火冒三丈、一怒之下冲进隔壁房间，按住强仔，朝蹶起的屁股，痛痛快快地打了三鞋底，一边打，一边嚷道：“老子打儿子！老子打儿子！”

三

雄仔要结婚了，阿祥和老婆都开心得要死。儿媳妇是阿梅，娘家在翻过牛山那一边村子。问题是厂里没房子，雄仔伤透脑筋。

阿梅家尽管很破，倒还有一间堆柴的房子。可乡下的规矩，外嫁女不准住家里，大队早把她的户口和口粮一笔勾销。她的户口只能进船厂。这么一来，小两口要和老两口挤在一起了。

阿祥试图说服强仔那房间让给哥结婚，可强仔说：“我也要娶老婆的。”再说雄仔也不干：“那是老陈的房子。他要平反了，要回来的。怎能占他的房子。”

一听说老陈要平反，阿祥心里格登了一下。他想人不是忠的，便是奸的。老陈是“奸”的，才被斗。他阿祥是“忠”的，忠字牌、忠字舞，胸上的像章有“忠”字，门板还贴了大“忠”字。老陈要平反了，那他也是“忠”的了……那他的房子当然要还他了。

最好的办法唯有将那十二平方米的房间一分为二。阿祥学毛著时学过一分为二。不过不是两个六平方米，而是两个十二平方米，即把房间隔成上下两层。小两口在上层，老两口在下层，只是闷得像烘炉似的。

阿祥躺在床上，不那么舒坦了，像憋在什么箱子里。手脚伸伸还可以，只是站起来顶上压着似的，好在他再也不会长高了。

房间局促是局促，但粉刷得亮堂。蓝靛从粉底透出，使墙壁显得更加雪白。阁楼的木板上了苹果绿的漆，看上去舒服。墙上贴了红纸铰的双喜字，一面大镜把屋里十二平方再复照一遍，看上去倒有二十四平方。门口贴的是一副红对联：“并肩同行平等礼，携手共唱革命歌”。

“你们这些后生福气多了！”阿祥深有感触。因为他结婚时连床板也是借公家的。哪像雄仔漆木男装柜、高低框大床塞满一屋子。可雄仔还啧有烦言：“我们没有房子，鸟也有个窝，可我们……”

阿祥发觉儿子情绪不对，马上给他做思想工作：“你理当饮水思源呀！要不是新社会，你老子我怕早用咸水草扎了老

骨头，哪有你们不愁吃不愁穿、还要老婆？”

“哼！要不是现在，我或许住上洋楼、坐上小汽车了。”雄仔嗤之以鼻。

阿祥很感震栗，雄仔的思想问题太严重了。可雄仔却再不理他。

喝喜酒那天，阿祥激动得很，甚至在酩酊之中站起来领唱：“天大地大——一、二、三、唱！”他摇摇晃晃挥动双臂打拍子。可大家抹着一嘴油、谁也空不出舌头来。阿祥黯然伤神，只有干嚎：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！”一仰脖子又是一杯酒。祥婶怕他闯出乱子来，一把夺下阿祥的酒瓶。

“拿来——”阿祥很有大丈夫气概，要给老婆一点颜色瞧瞧，可老婆也不甘示弱。她那张没有胡子的李逵脸浓眉一竖，伸出手来揪住阿祥的耳朵。阿祥这时昏头昏脑，嘴里“哎呀哎呀”叫唤，却任由老婆揪住了耳朵，喘着粗气，刚才那股豪气荡然无存。大家乐得呵呵笑。

阿祥很顺从地由老婆扶回屋里躺下。这张床，阿祥打结婚那天一直躺到今天。现在，他儿子在他头上又架起了一张床……

洞房在阁楼上，梯子直立的，爬起来就像爬攻城的云梯。雄仔作为新郎自然得扶着新娘上。他爬舷梯爬惯了，阿梅则有点娇不胜力，手足无措窘得满脸通红。大家乐得闹哄哄，笑得前俯后仰。阿祥乍醒来，但谁也没看见他，他又装着睡。新娘总算爬上了洞房，于是婚礼结束，祝大家晚安。

阿祥愣愣地望着楼板底，想象着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的光景。迷迷糊糊中一只大巴掌搭在他的脸上。他感到毛骨悚然，大气不敢出，连忙又装得睡熟了。过了好一会，那只巴掌